

上海图书馆推出已故著名作家马识途线上文献展,他生前在文中写道——

“上海是我得到思想启蒙的地方”



上海图书馆馆藏马识途捐赠的手稿文献共25件。图为2004年,马识途为上图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签赠书籍。(上海图书馆供图)

■本报记者 李婷

“上海是我得到思想启蒙的地方。是上海的众多的进步书刊和轰轰烈烈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把我推上革命的道路。”不久前逝世的著名作家马识途,生前在《我的上海情结》一文中如是写道。藏有马识途手稿、书法、音像资料等多种文献的上海图书馆,日前特别推出线上展览,以馆藏文献为引,展现其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精神内涵和人生智慧,以此表达对这位老一辈作家的深切缅怀。

马识途曾与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并称“蜀中五老”。作为一名四川人,以四川话讲四川故事是其创作的一大特色,《雷神传奇》便是如此。上海图书馆藏有该小说的一件手稿和两件打字稿,记录了创作与修改的完整过程。马识途在《雷神传奇》的“作者附识”中写道:“我历来主张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部《雷神传奇》就是以四川茶馆摆龙门阵的形式,用丰富的四川口语,描述四川的革命故事,进行试验,请读者不吝赐教。”

据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手稿文献整理研究部副主任刘明辉介绍,马识途是国内较早使用电脑写作的作家。1994年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采访马识途录像资料中,记录了他使用并讲解电脑、打印机、软盘等当时先进设备的内容。比如,他在介绍电脑和软盘的用法时说道:“文章可以放到软盘里,拿去激光排版。一个软盘可以放几十万字。”根据此次采访录像的记录,上海图书馆馆藏的两件马识途散文作品《马识途小传》《八十自叙》打字稿,均由他本人打字并打印。

上海图书馆馆藏马识途捐赠的手稿文献共25件,这源于他与上海的深厚情缘。他在2004年写就的《我的上海情结》一文中表示,上海是自己思想启蒙并走上革命道路的地方。“上世纪30年代初,我曾经把我的一段青春时光,抛掷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会里。上海,不仅让我这个四川农村的孩子,在这里求得真才实学,使我得以进入高等学府去深造,更其重要的是……”根据文章记录,马识途曾就读于黄炎培先生创立的浦东中学,在校园后面河边租房住过半年。

“‘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我们曾经在那里油印过传单,策划过同学们一起过江到上海参加学生爱国示威游行。记得那时我们打起爱国抗日的旗帜,排队走向南码头,但还没有到码头,便被警察和便衣特务包围了,怎么也冲不出去,全被押回学校。后来上海学联的领导批评我们太笨,竟然不懂得打游击的办法。以后我们得到通知后,便化整为零,三个两个地自己乘小火轮到上海,到了开会地方,才集合打出旗号,参加游行。”马识途在文中回忆,同学们的爱国行动被当时正在和日本讲亲善的国民政府所不容,一度被赶出学校,只得到大学去寻亲靠友暂时躲避。“然而,这却更加坚定了我们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的决心,确定了我的人生道路。”

记者获悉,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现藏有作家、学者、翻译家、医学名家、科学家、文艺工作者、书画名家等捐赠的手稿文献14余万件,在征集手稿的同时,注重围绕作者进行多维度多层面资料及档案的征集,包括历史原照、影像文件、证件证书等,积极拓展文献形式。

本报讯(记者许畅)“这是一份饱含期许的荣誉,激励更多青年人直面社会发展命题,以更精准有力的文学评论切入时代现场。”昨天,第十三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颁奖仪式暨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学术论坛在世纪出版园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敬泽如是寄语。

由中国现代文学馆设立于2003年的“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每年评选一次,意在弘扬唐弢的学术精神,鼓励年逾45岁以上青年学者的现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起,上海文艺出版社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办该奖项,承办颁奖仪式和系列学术活动,支持中国青年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的成长。今年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加入协办,评委代表、该院院长吴俊超,身处高校中的文学研究的传统生产力,经由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的转化,发展成为文学研究的新质生产力。

本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共有五篇论文获奖。徐刚《“本真性”写作与“自我”的诞生——重读刘震云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短篇小说》锚定作家成长转折及本真性绽放的文学时刻,勾勒作家捕捉“时代”与“世界”的路径。王涛涛《知识建国:对新中国成立前后新华书店出版物的考察》融通当代文学史科学、思想史、文学史等视域与方法,摘选新中国成立前后新华书店书籍出版与传播等方面史料,揭示了当代知识秩序以及知识生产的特有方式。白惠元《向心地理:大国时代的“故宫形象学”》总揽新世纪以来中国人以故宫为地理中心想象世界的多种文化实践,对故宫形象五个面向及其文化构造做出鸟瞰式分析。曾攀《汉语书写、海洋景观与美学精神——论新南方写作兼及文学的地方路径》揭示中国新时代文学中地方性叙事的新探索与新形态,具有鲜明现实感和理论前瞻性。李哲《从“立人”到“吃人”:鲁迅与新文学伦理意志的发生》在鲁迅研究中独辟蹊径,引申并论述新文学伦理意志向度。

唐弢少年时来到上海,20世纪30年代开始写作,并结识鲁迅。作为唐弢的文学起点,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在上海颁发,亦是对曾在沪工作生活30余年的唐弢最好的纪念。

第十三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在上海揭晓 鼓励文学评论更有力 切入时代现场

一位海派画家的“西行漫记” 绘就另一种“中国式风景”

■本报记者 范昕

这几天,慕名前来参观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中国式风景——林风眠吴冠中艺术大展”的观众,不期在隔壁展厅邂逅西藏风情满满的“西行漫记——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馆藏顾士本作品展”,为这另一道“中国式风景”而驻足、吸引。

展览的主角顾士本(1927—2009),是一位鲜为人知的海派画家。他生于浙江鄞县,1949年入伍,长期从事部队美术工作,1980年调入上海油画雕塑院工作。其作品基本为写生作品,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题材涉猎军旅生活和西藏少数民族风情,多幅作品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上海油画雕塑院、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等收藏。此次展览从顾士本家属捐赠给中华艺术宫的140余件作品中遴选了近70件展出。这批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反映的是顾士本任部队文工干事、美术工作员期间随中央慰问团赴藏采风及其扎根西藏15年的生活体验。此次展览的策展人金懿诺告诉记者,希望通过对顾士本这一个案的研究和展示,带领观众回顾上世纪50年代起中国油画家“西行”艺术探索的艰辛与收获。

1963年,顾士本随中央慰问团前往西藏各

地采风和体验生活,其间,他用画笔记录下对这片神秘土地的第一印象,而藏区的生活也点燃他的创作激情。次年,在西藏军区紧缺美术(油画)人才的情况下,他毅然放弃北京优渥的生活工作条件来到藏区,自此深扎藏区15年,直至1978年转业回沪。在人生中最好的年华,顾士本不畏严寒和高海拔的挑战,深入哨所,创作出一批或反映西藏地域特色或聚焦边疆军旅生活的佳作,成为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献,也把美术创作技法言传身教带到边疆部队,培养了一批军旅美术人才。

在此次展出的顾士本早期如《甘孜藏族姑娘》等作品中,能够看到画家对藏族同胞民族服饰和藏族民居陈设的精细刻画。随着时间

推移,顾士本的作品更多聚焦藏区鲜明的色彩、高饱和度的色调以及神秘壮丽的自然风光,这些元素为他提供了油画民族化探索的灵感。表现被皑皑白雪覆盖的边境岗哨的《宁静的国境——乃堆拉》便是一例。“乃堆拉”藏语的意思是“风雪最大的地方”。据顾士本的夫人尤敏娟女士回忆,当时顾士本去边境体验生活时,风雪很大,条件非常艰苦,晚上只能睡在睡袋里。

展览结尾处,几组看似角度相近的作品被并置,打开画家对于写生和创作之间关系的探索,构成一个耐人寻味的彩蛋。绘画史上,写生作品的同一角度、类似角度写生屡见不鲜的,如莫奈的“干草堆”等。在部队创作任务重,无法经常外出采风的情况下,对同一角度

进行二次、三次创作是画家对技法运用、主题表现的实验,也是在写生观察基础上对时代审美、创新的探索。

展览呈现的这批作品无论画人还是画景,大多尺幅不大,但质朴动人,似乎并非刻意为之的创作,而是真诚随心的记录。从富于地域、民族特色的肖像,到雪峰高山遥遥相望的描绘,到主题性创作,顾士本始终秉承“艺术源于生活”的信念。正是深入边疆军区生活的体验,使得他的作品充满生命力和情感。也正是这些真诚表现的作品,再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藏美术的发展历程,客观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发展和人文情怀。真诚描绘现实,积极讴歌生活,这种把真、善转化为美的意义,时至今日仍是美术创作的驱动。



▲顾士本《宁静的国境——乃堆拉》
▼顾士本《淡水》

制图:张继

78岁作曲家圆梦“上海之春”舞台

《中国音画——颂今音乐主题管弦乐组曲》交响音乐会将上演

■本报记者 姜方

“16岁开始我就是‘上海之春’的粉丝,终于有机会在这个舞台演绎我的交响乐作品——62年,我圆梦了!”78岁作曲家吴颂今近日在上海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清晰地记得少年时的自己,第一次听到“上海之春”这个名字时,心中萌发的巨大冲动。

作为第39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主题引领”板块重磅演出之一,吴颂今联袂郑阳、徐可等京沪六位青年作曲家,精选自己的24首佳作重新编排创作,推出《中国音画——颂今音乐主题管弦乐组曲》交响音乐会,将于4月10日晚由青年指挥家张诚杰执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奏响。

16岁少年的“遥远音乐梦”

1959年,何占豪、陈钢合作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在“上海之春”的前身“上海市音乐舞蹈展演月”首演于兰心大戏院。1960年,香港新新电影企业有限公司拍摄了电影《渔光恋》,选择了使用《梁祝》作为全片背景音乐,并

在中国内地放映。

少年吴颂今在1962年暑假看到了这部电影。“那一年我在南昌一中读初二,因为喜爱音乐,对有关音乐的事都特别感兴趣。我对《渔光恋》的配乐印象极深,感觉如泣如诉,又带有越剧曲风,特别好听。后来问音乐老师,才得知是《梁祝》,由上海音乐学院创作演奏,源自上海之春音乐舞蹈节。”于是,“上海之春”四个字,映入16岁少年心里,开启了一个“遥远的音乐梦”。

“第5届‘上海之春’举办时,江西省歌舞团和省农垦文工团优秀演员组成了演出队,我后来从报纸上得知,我喜爱的江西著名歌唱家罗德成、马存岗、肖玉梅等人在这个舞台演出了《井冈山迎客来》《江西是个好地方》等歌曲,受到了上海听众的欢迎,心里特别高兴,对‘上海之春’愈加向往。”第6届“上海之春”结束后没多久,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舞台艺术片《上海之春》在南昌上映,“我到电影院一连看了两场,其中吕其明作曲的大型管弦乐《红旗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直在业余学作曲,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就写出了后来流传极广的儿童歌《井冈山种南瓜》的吴颂今,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了心心念念的

上海音乐学院,开始正规地学习作曲。他的儿时偶像何占豪、陈钢都留校担任了教授,“我还见到了朱践耳、吕其明等大师,得到了他们的当面指教。”

“1982年上海之春音乐舞蹈节,我谱写的《春天,春天永在我们的校园》《庄户人一步登了天》《心灵花儿美》等作品,分别由歌唱家周凤兰、方时珍、金效强、张正宜演唱。我的歌曲也终于登上‘上海之春’的舞台了!”

向朱践耳、吕其明等偶像们学习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内地流行乐开始高速发展。南下广州加盟中国唱片公司广州公司的吴颂今,一手捧出了杨钰莹、陈思思、小曾等十多个风格迥异的流行乐歌手,写出了《茶山情歌》《风含情水含笑》《女孩的心思你别猜》《情哥去南方》《军中绿花》等传唱大江南北的流行歌曲。在流行音乐界风生水起,吴颂今仍然对“上海之春”心向往之,一直坚持来观演学习,“1991年朱践耳推出的《第四交响乐》《第五交响乐》两部管弦乐新作,我听完真是获益匪浅”。朱践耳、吕其明等偶像们也给了他巨大的启迪——坚持在个人音乐创作中

凸显中国元素、中国风格,力求雅俗共赏,让老百姓爱听。

近年来,吴颂今将重心转移到了纯音乐领域,并写出了《中国音画》这部由24首管弦乐曲组成的原创大型交响乐新作。今年春天,离那个爱乐少年种下“上海之春”梦想种子62年之后,年近八旬的他终于携《中国音画》交响音乐会正式亮相这个大舞台。

《中国音画》交响组曲由吴颂今联袂郑阳、徐可、孙小松、王浩宇、张书皓、李子傲等青年作曲家共同创作而成。组曲精选中国听众所熟悉的吴颂今原创歌曲旋律为主题,以交响乐思维和器乐化语言讲述当今时代的中国故事,描绘汉族、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回族、摩梭人等民族风情,展现中国版图上西北、江南、边疆、赣鄱、大湾区等地域鲜明的人文特色,用音符编织出一幅幅色彩绚丽的音乐画卷。



上海文学馆预计明年建成

(上接第一版)“旨在向观众传播和普及文学历史知识,提升其文化和文学素养,同时服务当下研究和文学发展的需要,增强对市民的文学感染力和互动感。”李敬泽形容这是一份沉重的责任,“上海文学馆做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学术架构与根基是否扎实合理。大家一起致力于上海文学馆学术建设,使它真正成为在上海、全国乃至全世界有光芒的文学博物馆和文学生活场所与中心。”

在孙甘露看来,上海拥有一座承载、研究、讲述自身文学历史的博物馆,其建成将是中国文学史上极为重要一页。他想到鲁迅在大陆新村的居所,巴金被日军轰炸所损毁的居所,茅盾、夏衍、冯雪峰的居所,左联旧址小小楼房……“一座新的文学馆的设计建造,正是以建筑形式回应了诞生孕育这批重要作品的城市记忆。”他相信,上海文学馆将接续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优良传统,接续着上海这座伟大城市的光荣传统,成为未来文学的温床和摇篮。

以巴金为主体的大数据中心将持续扩容

业内专家指出,上海文学馆的建设是上海文学界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彰显“上海文化”品牌标识度、打造独具魅力的人文之城的具体实践。第一步即设置“馆中馆”,其中之一为巴金图书馆。

该馆不仅是巴金专题展厅和图书馆,更是以“巴金”命名举办各类文学活动的文化空间,将集文献收藏、活动交流、展览展示和公众文化交流为一体,打造以巴金为主体的大数据中心和智慧图书馆。读者和研究者均可查阅、使用及参与。

巴金图书馆还可提供线上和远程服务,内容包括巴金生平活动事迹数据库、著译全文数据库、著译版本数据库、手稿库、影像库、藏品库、巴金与同时代人数据库等。这些数据库将陆续推出,不断丰富扩容,最终成为全世界最完备的巴金数据资料中心。首个揭幕展已确定为“巴金与上海图片文献展”。

“上海文学馆坐落之处正是红色文脉所在地,有着悠久历史文化底蕴。”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马文远满怀期待,上海文学馆的建成将打造新的文学殿堂,建设新的城市地标,成就新的文学品牌,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赋能。